

第二回 柳秀士舟中題句

詩曰：

世間真偽不相兼，祇為才情賦自天。
班馬文章由夙慧，庾鮑詩句實前緣。
牙琴須遇知音解，卞玉還逢識者憐。
不是美人親聽得，空令雅韻落前川。

話說柳友梅到了次日，乃是二月花朝，天氣晴和，鶯花繚亂。那花間的百鳥，嬌滴滴在枝上弄晴。柳友梅書齋曉起，不覺遊興勃勃，又急要曉得那雪太守詩題的意思，記得夜來竹鳳阿約遊西湖，隨即梳洗畢，喫過早膳，身上穿一領水墨色衣，頭戴一片氈巾，手執一柄棕竹扇子，腳上穿一雙紅方鵲鞋，飄然有凌雲氣概，真濁世之佳公子也。稟過母親，就叫抱琴跟了，一徑到竹鳳阿家來。

恰好纔到中途，望見竹鳳阿已同著楊連城、劉有美，駕著蘭舟，迤邐的蕩將過來。抱琴先看見，叫道：“竹相公哪裏去？家相公在此。”竹鳳阿道：“來得正好！”抱琴先跳上船，把纜繫在綠楊之下，隨接了柳友梅下船。

竹鳳阿見了柳友梅，因說道：“昨晚相約，今早見天氣好，弟恐辜負花晨，特駕小舟，屈了楊兄、劉兄，與吾兄同往西湖一遊，不道吾兄先已移玉，可謂知己有同心也。”楊連城道：“這纔是有約不忘。”劉有美道：“昨晚詩題想今日定要做了。但友梅兄可要曉得那詩題的意思麼？說起來，祇怕友梅兄，不喜殺還要想殺哩！”柳友梅道：“詩題的意思，弟實不知，今日正要請教鳳阿兄。難道兄已預先曉得了麼？”劉有美道：“小弟倒已預先打聽著了，纔與二兄說過。鳳阿兄也道‘如是，如是，不差，不差’！若友梅兄要我說，昨日罰小弟的酒，今日要喫還我，若不喫，小弟祇推不知罷。”竹鳳阿道：“這個容易。”不一時，舟人排上酒來，竹鳳阿道：“劉兄且請飲一杯，潤潤喉纔說不妨。”劉有美道：“兄等難道倒不喫？”竹鳳阿叫將大杯來斟上酒，遞與劉有美，次連城，次友梅，最後自己也篩了一杯奉陪。單有劉有美的酒量原高，拿起酒，一飲而乾，一連飲了數杯，乘著酒興，說道：“昨日詩題，兄等道是哪個出的？”柳友梅道：“是府裏出的，學裏傳來的。”劉有美道：“是學裏傳來的，卻不是府裏自出的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怎麼不是府尊出的，卻又是誰出的？”劉有美道：“小弟也不知。昨晚別後，小弟一嚮有一相熟的舊鄰，現在杭州府做書手，府中消息都曉得，昨日返舍，就遇著他在舍下了。小弟與他偶然談及，他對我說，‘詩題是太爺的一位小姐出的’。你道天下有這樣聰明女子麼？可不令人想殺！”柳友梅道：“原來如此！怪不得兄要著魔矣。這樣說起來，那小姐一定能詩的了。但世上難得才色兼全的女子，有才者未必有貌，有貌者未必有才。即或有貌有才，而無一種才貌的風情韻致，亦與無才貌者等。有才無貌，不可謂之絕色佳人；有貌無才，不可謂之女中學士；有才貌，而風情或減，韻致歉然，亦如嚼蠟便無味矣。”那小姐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，不惟女工針指件件過人，至於詩詞一事，尤其所長，就是雪府尊刻的《嘯雪集》，倒有大半是小姐吟詠的，難道不是才色兼全鍾情女子麼？”竹鳳阿道：“兄知其一，未知其二，雪小姐的才貌，果然是仕女班頭，但我敝年伯的意思，必要配個文章魁首，為此出這詩題。雖試士，實欲擇婿耳。”柳友梅聽說，心上也不覺暗暗歡喜，想道：“我柳友梅若題破了雪小姐的詩題，便不患佳人難遇矣！”便一心想著雪小姐，不覺詩興勃勃，如有所得，對著竹鳳阿道：“既如此，當吟成才子句，接續美人緣也。”竹鳳阿道：“正是！今日乘此春光，賦詩飲酒，亦一樂事，且請吟詩。”楊連城道：“詩不成者罰酒三巨觴。”劉有美道：“小弟詩是決做不出的，倒情願罰酒。小弟昨夜聞此好消息，想了一夜，有了頭沒了尾，有了尾沒了頭，不覺沒心緒起來，今早倒擱筆不題，索性養養精神，好苦吟一首，如今決做不出的了。”柳友梅道：“昨日尚未請教，今日正該同詠。”楊連城道：“若無佳句，曷謝良辰，正該同做。”竹鳳阿道：“既如此，請各揮毫。”

抱琴猶在拜篋中，取出文房四寶，四人各分了紙筆。祇見竹鳳阿注目花箋，搜索枯腸；楊連城拿著一管筆，口裏唧唧噥噥的吟哦；劉有美也不做聲，拿著酒，祇顧飲；舉起觴，不住喫；祇有柳友梅也不想，也不寫，也不飲酒，立起身往船頭上散步。遙望那四圍山色、一帶花兒，不覺詩思撲撲從天外飛來，喜動眉宇，便叫抱琴取過紙筆，頃刻寫成七言律詩二首，真個是：

文成七步，筆掃千軍；腕下霎時興雲雨，紙間頃刻走龍蛇。

柳友梅寫完了詩，袖在袖中，走入艙中問道：“三兄詩俱完了麼？”劉有美道：“兄怎麼不去做詩，反去閑望，三杯頭是不饒你的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弟實不才，詩已粗成。”劉有美道：“這樣險韻，兄難道完得如此神速？”竹鳳阿道：“柳兄才極敏捷，他若詩成，尚未知鹿死誰手。小弟詩雖胡湊，尚欠推敲；楊兄佳句已完，亦未寫出；柳兄既已詩成，何不賜教？”柳友梅就在袖中取出，與三人看。劉有美接在手中，叫道：“友梅兄果然做了，大奇、大奇！可謂真正才子。”竹鳳阿笑道：“真正才子，合配個真正佳人。”楊連城道：“相配時，這詩題分明是姻緣薄了。”眾人都挨攏來看，祇見上寫道：

其一：《春閨》

雨意迷離鎖隔溪，絲絲飄墮濕花西。
風聲遠浦驚歸雁，片刻巫山促曉雞。
煙影半灣情欲繞，波光千頃恨還齊。
畫欄整日凝眉望，船隱垂楊鳥自啼。

其二：《春郊》

雨餘淑氣滿幽壑，絲柳迷花隔路西。
風日弄晴飛蛺蝶，片雲凝彩墮山雞。
煙籠野寺春光媚，波漾汀蘆秀色齊。
畫裏文章看不盡，船歸月落亂鳥啼。

三人看了，大加贊歎。竹鳳阿道：“柳兄今日此詩不但敏捷異常，似有神助，且字字清新俊逸，句句如織錦回文，可謂李、杜復生，庾、鮑再出矣。敬服！敬服！小弟輩當為攔筆。”柳友梅道：“小弟俚句也是一時興致所作，正要拋擲弓手，何故吝惜珠璣？”楊竹二生道：“珠玉在前，自慚形穢，其實不敢獻醜，每人情願罰酒三杯。”劉有美道：“友梅兄如此奇才，賜曹子建七步成詩，加詩三首，

此。明日送到府裏，難道不動小姐的火？我們大家也奉柳兄一杯，掛掛紅何如？”眾人道：“說得有理，該奉，該奉！”三人先喫了罰灑，然後各人奉柳兄一杯。友梅酒量原不甚大，一連喫了數杯，自覺有些酒意，不免推開船去，臨風散玩。楊連城與竹鳳阿亦倚著相陪。不覺船已過錢塘江，那西湖的景致，已在目前。祇有劉有美留心，把柳友梅二首詩，不住的吟哦，假意的歎賞，心下實要唸熟了，好抄襲他的。

卻好船已到湖，湖上煙花如市，士女如雲，說不盡的景致。昔人有詩單讚那西湖的景致，詩云：

山色波光步步隨，古今難畫亦難詩。

水浮亭館花間出，船載笙歌柳外移。

刺眼繁華如錦繡，引人春興似遊絲。

六橋幾見輕蹄換，湖上於今泛酒卮。

其二：

萬壑煙霞映遠峰，水光山色盡圖中。

瓊樓燕子家家市，錦浪桃花岸岸風。

彩舫舞衣凝暮紫，繡簾歌扇露春紅。

蘇公堤上垂楊柳，尚想重來試玉驄。

卻說是日湖中，因有官船設宴，小舟到不甚多。自斷橋至蘇公堤，但見一帶垂楊，與桃花相映，且是年春雪甚盛，梅花為寒所勒，與桃杏相次開發，尤為奇觀。綠煙紅霧，迷漫二十餘里，歌吹為風，粉汗成雨，紈羅之盛，多於堤畔之柳，艷冶極矣！至於朝陽始出，夕春初下，月華與山色爭妍，霞影與湖光並媚，一般好景，更極天然。三人觀賞不盡，祇有劉有美把柳友梅詩句祇管吟哦，酒後聲高，不覺吟詩之聲，振於四野，隨著順風兒，一句一句竟飄向隔船艙玉人耳朵裏去了。

但見隔船簾內，隱隱綽綽有幾個美人窺探，最後一侍兒從旁邊揭起垂簾，恰好柳友梅扯著劉有美道：“劉兄為何這般好景不看，祇是吟詩？”那侍兒揭簾時，簾內兩美人，剛剛與柳友梅打個照面，祇見那一個美人：

眉舒柳葉，眼湛秋波。身穿著淡淡春衫，宛似嫦娥明月下；裙拖著輕輕環珮，猶如仙子洛川行。遠望時，已消宋玉之口；近觀來，應解相如之渴。

又見那一個美人：

貌凝秋月，容賽春花。隔簾送影，嫣然如芍藥籠煙；臨水含情，宛矣似芙蓉醉露。雖猶未入襄王夢，疑是巫山雲雨仙。

柳友梅望見，神馳了半晌方說道：“人家有如此標致女子，豈非天姿國色乎！昔人云，‘欲把西湖比西子’，今則欲把西子比西湖矣。”劉有美也驚歎道：“果然天姿國色，絕世無雙！”竹鳳阿道：“但不知此是誰家宅眷。”柳友梅道：“莫非就是雪小姐麼？”楊連城道：“觀其舉止端詳，大約非小人家兒女。”竹鳳阿道：“若果是他，正友梅兄所說才色兼全的女子矣。但這樣女子，得一尚難，如何有兩？”劉有美道：“好歹明日訪他個下落回去。”

四人說說笑笑，不覺金烏西墜，玉兔東昇，那官船兒早已開去。是夜月色如銀，夕嵐如碧，四人由斷橋至蘇公堤，直至六橋，步月而歸。回到船中，洗盞更酌，盡歡方睡。

祇有柳友梅自見了二美人之後，心下想道：“若得如此佳人為婦，我柳友梅便三生有幸矣！”但不知他是誰家宅眷。又見朋友在船，不好十分著相，睡在船中，卻一夜不曾合眼。正是：

山色有情留客賞，湖光無意戀人遊。

東風似與才郎便，飄墮詩聲到隔舟。

未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